春秋明志錄

六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懟故廢喪紀以行嘉禮遂不稱公子謂一事再見而卒名穀梁曰喪未畢故略之非也逆女稱婦姜穀梁謂緣姑言之辭也胡子云責敬嬴夫禮家之言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宣公親敬嬴之子何止子道其稱婦姜何所不可而曰因婦姜見義亦過求矣夫人去氏啖叔佐便文義是杜氏謂史缺文益求之

不得兩公穀以為貶胡子從之矣女出由父母嫁從夫
喪娶父母之咎何以貶夫人之號而徒去氏氏不尊
於夫人之號也存其所重而去其所輕春秋之褒貶
有是乎夫人以氏去氏稱姜于辭不達乃至舉氏而
去姜則夫人為何氏也謂達於辭乎而胡以詩之義
責之彼夫强暴無禮者淫而巳視諸齊姜同乎不同
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人微者侵淺事報大棘之役也左氏言趙盾救焦遂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侵鄭恐非寔也盾方有異志豈

以遠君側爲事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盾以帥中軍其君之廢置其僚之生殺其屬之放棄

也穿盾之族子穿之弑盾成之也越境寧得免乎疏
家至引檀弓舊君反復之禮以證申鮮虞喪齊莊之
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越境可自諉乎
彼謂越境而後君弑則其故無嫌于身遂不反國猶
得免罪至其反國必當討賊是史狐尚以二詞為一
用耳故曰惜也越境乃免是惜狐之言恐讀者支離
其辭以誣世豈為盾惜哉季明德謂狐言不切事寔
恐亦未盡然也至曰春秋書弑悉非國史之舊晉之

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大夫必有見其直書者考得其寔是故首惡者無所逃則亦不爲無見者春秋之書非盡從所赴也季父黑臀文公庶子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謚匡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屢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祭祀乎然不以卑廢尊聖人所爲權禮之變耳胡子喪祭之譏可爲近厚而非經義矣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君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今河南府嵩縣界夷狄相伐不書此以近王都書陳君舉曰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隗姓別種令潞以北其東界古黎國地譜潞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子夷嗣是為靈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與盟則春秋于公之會盟初未嘗諱令不信經而信傳乃以一言蔽之曰止公不盟以例言之何以通于沙隨平丘乎且晉成初求諸侯春方因衛而來請也乃復止之于冬宣子為國乃謂筭不遺策擯魯以失諸侯之心人情事理而有是乎胡氏雖巧為之辭而不達棄傳以就經此之類也

八年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不得葢十誤爲七文在秋下正與冬十月已丑連行
今先天歴新法推得十月甲子朔二十六日七千九
百空六五五强然則經文豈真誤耶
冬十月已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周禮遂人天子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葢執綍
凡五百人遣車七乗其物備其事嚴不可冒雨而葬

夏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不識夏周正朔之異也疑左氏不學而䟽非丘明矣

楚師伐陳

楚猶未得志于中國也晉莫能救故即楚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敖子慶父孫獻子也庶長不先嫡曰仲其後因氏焉屬辭比事于如齊之後胡子所謂不待貶絶者也

謚昭子壽嗣是爲文公史佚其名卒不書葬不訃喪也其書卒滕昭以文十二年朝魯魯人因其喪而弔恤之也自是而宋師圍伐繼書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扈在滎陽卷縣西北則鄭地也晉成黒壤服鄭扈以謀陳庶幾乎有志矣陳鄭連壤鄭居檜地在豫州外方之北陳在孟諸之西轅濤塗曰師出于陳鄭之間

必甚病是也令合五國之君于陳之近境不能親行
而屬師于大夫以爲不競矣胡子顧曰衆輯可矣乎
李琪謂晉成無主諸侯之權意謂是矣胡邦成曰成
公再合諸侯而以林父帥師大夫其專也然哉然哉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杜云誤矣不葬魯不會也黒臀卒謚
成子儒嗣是爲景公不言會諸侯於是已散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謚成子速嗣是爲穆公不會不書葬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楚自是交伐鄭鄭于晉楚玉帛以待于境惟其强者從之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楚以君將而晉次卿行晉伯之不競有由然矣趙企明曰左氏謂鄭伯敗楚師若然則鄭安得從楚鄭不從楚則明年晉宋衛曹安得有伐鄭之師也吾意敗楚之事當在三年侵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不言來濟西稱我趙伯循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省文爾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親受乎濟長不必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爾公羊言未絶于我非也趙企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西田非如公羊兄弟辭也

制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禄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益譏不在世卿在專也是時權雖在高國杼雖弱年
未逾得政然崔出丁公至杼九世之遠宗立君之際
或有異同足揺人心而用事者懼其見逼故舉族逐
之乎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然則崔氏者杼乎曰左氏以爲杼趙
企明曰自是至于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五十而爵
益至杼之逆則且百歲矣是不然春秋所謂世卿者

未必五十乃爵也以仍叔之子而相例彼亦豈五十

乃爵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稱氏稱名國卿也謂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誤而

胡子以爲特書徵舒名氏以爲洩治正言之驗趙氏以

書名爲懲子道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治未死

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率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

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左氏言諸侯之師胡子去之師字直曰諸侯伐鄭取成而還以稱人為貶誤矣趙子常曰晉人專伯討罪不能信義以屬諸侯又不能威楚徒紛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子公羊以為天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季子字也季上繫於王以明母弟也爵之字之則無以別于卿大夫也陳君舉曰自頃王下王室無聘魯者于是

再聘而王季子寔來則已尊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閻齊也杜註魯國鄒縣北有繹山鄭夾漈曰邾魯之閒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非此繹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趙子常曰未踰年稱君以嘉好之事來録其從吉也

譏

楚子伐鄭

自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

十有一年春王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今陳州西華縣古長平縣界也楚葢得中國

二諸侯矣陳從齊以會北杏接王國風絶岦中有麻作

地矣徒以許叔居許東偏則不言取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矣徒以八年歸邾子益則不言取此寔入耳方入縣陳而申叔時之諫入寔未成乎取何爲不稱取而與之乎圍鄭之師意若此而已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行父從君于淫而出不書奔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二子足以免于奔而已不係陳宜絶于陳者也靈公殺二子爲之也極陳之惡説者

以爲併誅二子是也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不但專
制其位而已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氏傳入自皇門至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圍胡子許以討賊從末滅而不知左氏之誣也楚之
殺徵舒就令出于討賊之公亦不應緣此併滅入鄭
之罪若謂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遂恕而書圍則失實

恒稱楚終不可以無討也或曰得臣未命故姓名不
登林父卿也鄭蓋自是决于從楚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者宋以封蕭叔大心之邑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
而遂滅蕭以偪宋胡子曰蕭既滅亡必無赴者楚莊
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景無制中夏之略也于是楚莊方張晉懼諸侯之從楚而爲清丘之會也乃循趙盾新城之轍而又微者寔行于以求諸侯不亦難乎人微者姓名不登也左氏言卿不寔其言不書劉原父曰春秋之世不寔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然則左氏誣矣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不自省德而徒責陳之從楚至與大衆以伐之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邲之敗林父主之主帥得全而偏裨受治晉已失刑即縠有罪當其時不能治也遲之期年之後而戮之疑讒閒有行乎其閒者矣赤狄伐晉及清經所不載而傳謂縠寔名之此所謂欲加之罪者也縠名狄欲何說哉說者謂六卿爭强互相仇滅葢近之矣張氏曰越椒將攻王楚莊

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盜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為救陳故以悅于晉稱國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廬嗣是為宣公凡諸侯卒日弔不以禮則不日曹文與桓皆朝魯故卒日何休說公羊緣公子喜時之讓曰養孝子之志加録之誤矣

術足以致兵以其輕挑强敵也然曰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不知中國無伯楚莊馮凌勢盛書楚子著其强也今謂楚人書爵爲有詞不知前年滅蕭亦謂其有詞于伐而書爵乎十四年之書楚子吾以十三年例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穀濟北齊地趙企明曰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

旨以明經義而今之言者無能改也夫弭兵之議宋
楚之人誰不樂者所患乃在其君臣耳君不平忿臣
靡匡惡則日尋干戈佳兵不祥孰甚乎令華元子反
倡予和女釋然取平楚莊之強忍而屈議宋國不亡
楚迷遂復雖曰聖人明微不計功利而民之受賜嘗
嘆微管之仁苟能紓難足稱仁術即茲而言可明宋
楚之平春秋所予葢議于哀世以觧倒懸義固宜然
也顧其君不能謀早所以息民及其既成則不得不

晉不救宋而區區乎狄以自封殖固罪之在也然潞
令潞城而東與黎界則唐虞商畿內之地以禹貢考
之豈應赤狄實逼處此與我中國並有此土也入宣
以來群狄衰而赤狄代興三年侵齊四年復侵齊又
將爲中國憂矣晉景怵于伯宗授楚之言喪師于楚
而欲取償于狄蓋曰狄窘我使不得爲治楚之策也
故興師滅之中國之無狄患不可謂非晉賜矣然卒
無益於伯業之衰也豈非一指肩背之喻哉師衆將

畢曰師左氏曰林父誤也杜氏因謂從告誤也凡滅夷狄雖君將不日此以其君故日四夷雖大曰子爵也左氏載伯宗謀討於酆舒然經例與陳夏徵舒異若謂滅潞而後獲酆舒於衛故殺而不書則疑左氏或誣抑晉人所執之辭未必事寔也

秦人伐晉

秦人微者李氏欲于王札子後移秦人輔氏之簡于此而指為秦桓不知杜氏已明言無傳不敢易置矣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後不復交兵至是脩怨過矣哉

王札子殺毛伯名伯

札子者杜元凱云子札文倒札字也葢先王之子左氏即以爲王子捷倒文之義陸淳孫復並同杜氏然則本經誤耳公羊又謂長庶之號經師譏其妄穿鑿是也高抑崇曰書札而不書王子與内臣柔溺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别之亦不然也王子札一朝殺二卿而不忌天王不能施之則譏之

不但其人而已胡子謂無政刑是也穀梁云矯王命
殺之啖叔佐曰焉知矯命殺之左氏云王孫蘇子使
王子殺之然經不以穪首惡故知皆不足憑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杜元凱言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王祿以為即隱四年
莒所取杞邑然齊魯方不咸于莒無緣更會其地是
公羊誤也大夫非伯事而私會諸侯自十四年穀始

非國事而私相會自無婁始胡子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註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註禮亦不自諸侯出矣

初稅畝

即徹法之田復貢法凶年取盈之政也貢法若計畝取租徹若就田分稻耳左氏傳本不言什取二杜元凱乃以爲繼取其公田又復稅其私田什一其說本

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寔計十畝通私田百畝是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視貢爲輕安得寔皆什一耶周人班禄之制皆由公田百畝而積所以爲定經界防兼併也故全計之則爲百畝禄田所由給也中分之則爲五十畝圭田所由給也田有成數而後奸無所容令既除廬舍二十畝則公田寔只八十畝耳又當割别井公田二十畝而益之裒多益寡展轉剖分其田制難以言不亂矣五畝之宅就田斯可以治農桒

故田野之間必有閒曠草萊之地而八家聚廬焉市宅之廛但爲官府造作之處商賈懋遷之居而已曷嘗以處民哉説者乃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春則令民畢出在外冬則畢入于邑吾恐盡田野之民必非邑市之所能容而死徙出鄉亦非農民之所便聖人何爲而立此徒勞之法哉後儒習聞良世變亂之事過信禮家迂腐之言牽于邇言靡有定論至謂孟子自稱一家而卒諉井田于難曉矣使先王之法

果有難焉此豈易簡之善哉然宣公税畝之曰即先王助法之田也有志于治何必舍税畝之田而别求先王之意乎

冬蝝生

蝝螽子也草螽負蠜螿虫螆蝑亦曰蝮蜪皆異方分别蝗子之語不月者秋虫未息冬又生子左氏穀梁俱以不成災故書非也

饑

古之意是誠然也

秋郯伯姬來歸

齊人歸子叔姬罪齊也伯姬以自歸爲文見出而歸罪伯姬也伯姬文女胡子曰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子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上瑞也自程叔子曰記異而胡氏從之以爲聖人言外微旨謂記異則有

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令先天歴新法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過食限與授時同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杜云晉地魯復事晉志同欲也穀梁謂之外楚葢前年楚已得宋南方勢盛爲中國者憂之曹衛故背華即戎者翻然有中國之思晉爲是糾率而盟也邾本附庸令急于得衆故遂列會其同欲可見胡子因傳言郤克憤齊執其大夫遂謂同謀伐齊釋其憤